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许明 照排/余佳维

我对牛的敬意

□张仿治

想到马上要进入牛年，我心里不免一番感慨：算来这次是我来到人世后的第六个本命年了。虽然现在哪怕在农村也很难看得到牛，但身为属牛的人，对牛的感情是一直忘不了的。不过，因为牛似乎是“笨人”的代名词，所以一写到这个“牛”字，就又觉得有点难为情。

比如，“对牛弹琴”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成语。据说它的意思是“比喻说话不看对象，或对愚蠢的人讲深奥的道理”，那么，这“牛”显然就是指“愚蠢的人”了。

而在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，祝英台一句唱词更直截了当。她用种种比喻向梁兄暗示自己的性别和爱情，而忠厚的梁兄就是不明白。这时，英台又羞又急，就说了一句“可叹你梁兄笨如牛！”这话的意思，不就是说牛是最笨的吗？说梁兄笨如牛，那该是不可救药了吧？不过我听了这话却有点不服气：聪明伶俐的英台啊，你羞是羞，急是急，但是一羞一急就拿牛来出气，算什么本事呢？你没办法让梁兄听懂你话中的话，不是也证明你还不够聪明吗？

而且，牛并不笨，有我本人与它的接触为证。

那年春耕，老农说要让我学耕田。一听这话，我心有点虚——从来没做过的事嘛。但是，老农对我说，别怕，牛会教人的。他只说了一句“你只要记住‘撑船看船头，耕田看牛头’”，就把牛绳交给了我。果然，我下田后，一垄一垄地耕着，该向左弯还是向右弯，我心中无数，而牛全知道，我只是扶着犁把儿跟在牛后面。眼看耕好小半块田了，我想，我手中拿着的那根当鞭子用的长竹竿到现在还一直没动，不是白拿了吗？为了向“牛”显示我作为“人”的威风，我就挥起竹竿，在它背上稍稍用了一下力。不料，这就闯了大祸！我的得意劲还没表露出来，这位牛兄弟就拉着犁，猛地向旁边转过身去，满田里奔走了。我大声吆喝着农民教我的让牛停下的口令：“哗！哗！”可是牛根本不听，偏偏弯东弯西地乱窜。本来一趟一趟整整齐齐的田垄，被犁得乱七八糟，就像画上了地图。它走得快，我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的，眼看跟不上了。这时，老农师傅赶了过来。说也奇怪，他从我手中一接过牛绳，乱奔的牛就立刻停了下来。

我惶惑了：为什么到了老农手里牛就如此温顺？老农说：“因为它服我。”那当然是对的，老农懂得的事多嘛。可是，为什么开始时它在我手上也是温顺的，而后来就桀骜不驯了呢？老农说：“因为你打了它。”

我更奇怪了，你们老农耕田时，不是也拿着竹竿吗？不是也时时挥动着吗？老农说：“不一样的。我们手中拿着竹竿，一般并不打它。有时嫌牛走慢了，也只是在它背部上空虚晃一下，牛看到竹竿晃动的影子，就知道意思了，就会加快脚步。这些牛本来已经够苦了，我们还舍得打它吗？”我一看，果然，棕黄的牛背上，仅有我留给它的一条鞭痕！但是，我打它，它该怕了才是，为什么反而捣乱呢？回答是：它欺负你是新手！

当时我也没去多想，反正我们知青很少耕田。但后来我慢慢明白了。当我拉着牛绳“指挥”它耕田时，似乎我是它的领导，但实际上，我外行，它内行。不过，它还是尊重我，姑且容忍我。然而，我不懂装懂，想在它面前摆一摆臭架子，想骑在它头上作威作福，它就愤怒了。是啊，我凭什么打它？

牛不笨啊！它不但懂业务——会耕田，还懂处世待人——不欺软、不怕硬，这些，别的动物做得到吗？

其实，当年我在农村时，发现农民们确是很少说牛笨的，只是有时会说某人“你怎么像拗牛一样的脾气？”这意思，是说牛的脾气犟。但是从我所经历的这件事来看，它暴躁的脾气也全是我引起的，能怪它吗？

写到这里，我完全不赞成说牛“笨”了。话又说回来，人们说牛的坏话也并不多，诸如“吴牛喘月”“做牛做马”“如牛负重”等，都能体谅牛的辛苦，而宋代李纲的《病牛》诗“耕犁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”和鲁迅的诗中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一句，更写出了牛的美德。是啊，不是我自己属牛就偏爱牛，牛们善良、忠诚、踏实、任劳任怨一生奉献，是有目共睹的。而说牛笨，说牛脾气坏，可能是有点偏见了。不过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牛，牛自己还是泰然处之，宠辱不惊。记得那时我们欢天喜地过春节时，牛们则在冬日的暖阳下不慌不忙地嚼着干稻草，准备来年春耕再出一把力。一年又一年，我对它越来越满怀敬意。而今，作为与牛有一定联系的我，写一写自己曾经与牛的交往以正视听，也不能说没必要了。

儿时的生煎包

□方名列

小时候，镇上有家集体的饭店，店名叫“大众食堂”。“大众食堂”倒真是大众，除了中晚餐供应普通饭菜外，早上还兼卖点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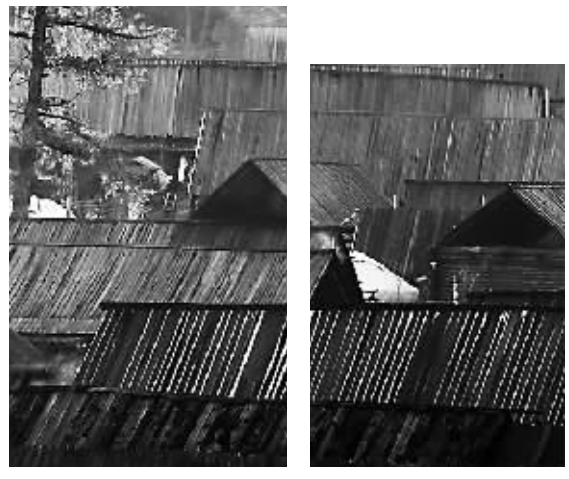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多数人家早餐是泡饭加酱瓜，点心只是偶尔为之。“大众食堂”的早点倒蛮丰富，大饼油条豆浆年糕团，淡包肉包生煎包，麻团糖糕猪耳朵。记得店里有位四十多岁的男职工，老家可能在山东，大家亲切地唤他“老山东”。“老山东”瘦长的个子，全然没有山东汉子的彪形。他在饭店里主要负责做生煎包子，生煎包子在当时生意并不怎么好，多数人家连一般的大饼油条都吃不起。点心不仅要钱，还得要粮票，粮票要用在刀刃上，买大饼淡包来得实在、耐饥。

虽说“老山东”其貌不扬，但做出的生煎包子却不同凡响，在镇上颇有名气。有几位上海退休的老头老太，吃着“老山东”做的生煎包子，连说不比上海城隍庙的生煎差。要知道，乡下的食品能得到上海大城市人的青睐点赞，不容易。

“老山东”每天生炉子、和面、做生煎、煎生煎，看着扁平的铁锅冒着热气，不停地转动着，使锅里的生煎受热均匀。揭开锅盖的刹那间，“老山东”的身影好像处在云雾中，香味更是从开着的窗口里一股风似的飘向街上，令我们一帮孩子垂涎三尺。而“老山东”从来不吆喝，他会用右手拿着锅铲，向着街上敲着锅边，“笃笃笃”，锅铲与锅边所发出的声音，是“老山东”招揽顾客的最好方法。

我家墙门里住着位上海老太，我们叫她“上海阿娘”。那时还作兴生煤球炉子，以往“上海阿娘”总会自己用只旧竹篮去买煤球。有次，她身体不适，无法去买，而煤球又等着用，看她急样，我就帮她把煤球买回来了。一日，见她手拿搪口杯急匆匆走进我家，说是买了“老山东”的生煎包子，趁热快吃。心想，平时有个肉包吃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，吃生煎包子这样的奢望是连做梦都未曾梦到过。客气一番，接过搪口杯，打开杯盖，一股葱香油味直往鼻孔里钻。杯中斜躺着三只连在一起的生煎包，雪白的包子顶端皱褶有一些绿色的小葱点缀，包子底下微黄一层薄薄的镬焦。用筷夹起一只，先放到鼻子底下闻闻，然后再慢慢地接近嘴巴，吃了人生第一只生煎包。先咬镬焦，只一小口，是既香又酥，包子里面还有肉汁。“上海阿娘”帮我倒了一点醋，说生煎包蘸醋味道更好，因我生性厌醋，犹豫着把生煎包往醋中一蘸，更是鲜香中又带酸，精神也为之一爽。至今我吃其他东西都不喜欢放醋，唯生煎包子是个例外。

打此后，一直再未吃过生煎包子。心想，待以后工作时，兜里有了钱，定买好多“老山东”的生煎包，一次吃个够。不料，等我参加工作时，“老山东”的工作已被他的儿子所顶替，早早退休了。后来，“大众食堂”也因扩建马路而被拆除，不见了踪影。

多年以后，人民生活提高，票证逐渐取消，买点心也不用粮票了。街上点心店更犹如雨后春笋，遍地开花，生煎包子也成了人们常吃的早餐。虽然后来我吃过很多家不同的生煎包，有街头巷尾的，甚至还有在五星级酒家吃的，但总觉得还是“老山东”的生煎包好吃。我想，那是因为儿时的味道吧。

总第6926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